

第六十六回

諸神遭毒手

彌勒縛妖魔

話表孫大聖無計可施，縱一朵祥雲，駕筋斗，竟轉南瞻部洲去拜武當山，參請蕩魔天尊，解釋三藏，八戒，沙僧，天兵等衆之災。他在半空裏無停止。不一日，早望見祖師仙境，輕輕按落雲頭，定睛觀看，好去處：——

巨鎮東南，中天神岳。芙蓉峯竦傑，紫蓋嶺巍峨。九江水盡荆揚遠，百越山連翼軫多。上有太虛之寶洞，朱陸之靈臺。三十六宮金磬響，百千萬客進香來。舜巡禹禱，玉簡金書。樓閣飛青鳥，幢幡擺赤裾。地設名山雄宇宙，天開仙境透空虛。巖樹椰梅花正放，滿山瑤草色皆舒。龍潛澗底，虎伏崖中。幽舍如訴語，馴鹿近人行。白鶴伴雲棲老檜，青鸞丹鳳向陽鳴。玉虛師栢真仙地，金闕仁慈治世門。

上帝祖師乃淨樂國王與喜勝皇后夢吞日光，覺而有孕。懷胎一十四個月，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，三月初一日午時，降誕於王宮。那爺爺——

幼而勇猛，長而神靈。不統王位，惟務修行。父母難禁，棄舍皇宮。參玄入定，在此山中。

功完行滿，白日飛昇。玉皇勅號，真武之名。玄虛上應，龜蛇合形。周天六合，皆稱

萬靈。無幽不察，無顯不成。劫終劫始，剪伐魔精。

孫大聖玩着仙境景致，早來到一天門，二天門，三天門，却至太和宮外，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，簇擁着五百靈官。那靈官上前迎着道：『那來的是誰？』大聖道：『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，要見師相。』衆靈官聽說，隨報祖師即下殿，迎到太和宮。行者作禮道：『我有一事奉勞。』問：『何事？』

行者道：『保唐僧西天取經，路遭險難。至西牛賀洲，有座山，喚小西天，小雷音寺，有一妖魔。我師父進得山門，見有阿羅揭諦，比丘聖僧排列，以爲真佛，倒身纔拜，忽被他拿住，綁了。我又失於防閑，被他拋一副金鏡，將我罩在裏面，無纖毫之縫，口合如鉗。甚虧金頭揭諦請奏，玉

帝欽差二十八宿，當夜下界，掀揭不起。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鏡內，將我度出，被我打碎金鏡，驚醒怪物。趕戰之間，又被撒一個白布搭包兒，將我與二十八宿並五方揭諦，盡皆裝去，復用繩捆了。是我當夜脫逃，救了星辰等衆，與我唐僧等。後爲找尋衣鉢，又驚醒那怪，與天兵趕戰。那怪又拿出搭包兒，理弄之時，我却知到前音，遂走了。衆等被他依然裝去。我無計可施，特來拜求師相一助力也。」

祖師道：『我當年威鎮北方，統攝真武之位，剪伐天下妖邪，乃奉玉帝勅旨；後又被髮跣足，踏騰蛇神龜，領五雷神將，巨虬獅子，猛獸毒龍，收降東北方黑氣妖氛，乃奉元始天尊符召，今日靜享武當山，安逸太和殿，一向海岳平寧，乾坤清泰。奈何我南瞻部洲並北具蘆洲之地，妖魔剪伐，邪鬼潛踪。今蒙大聖下降，不得不行；只是上界無有旨意，不敢擅動干戈。假若法遣衆神，又恐玉帝見罪；十分却了大墮，又是我逆了人情。我諒着那西路上縱有妖魔，也不爲大害；我今着龜蛇二將並五大神龍與你助力，管教擒妖怪，救你師之難。』

行者拜謝了祖師，即同龜蛇、龍神，各帶精銳之兵，復轉西方之界。不一日，到了小雷音寺，

按下雲頭，徑至山門外叫戰。

却說那黃眉大王聚衆怪在寶閣下，說：『孫行者這兩日不來，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。』說不了，只見前門上小妖報道：『行者引幾個龍蛇龜相在門外叫戰。』妖魔道：『這猴兒怎麼得個龍蛇龜相？此等之類，却是何方來者？』隨即披掛，走出山門高叫：『汝等是那路龍神，敢來造我仙境？』五龍二將，相貌崢嶸，精神抖擻，喝道：『那潑怪！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蕩魔天尊之前五位龍神，龜蛇二將。今蒙齊天大聖相邀，我天尊符召，到此捕你。你這妖精，快送唐僧與天星等出來，免你一死！不然，將這一山之怪，碎劈其屍，幾間之房，燒爲灰燼！』

那怪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『這畜生，有何法力，敢出大言！不要走！吃吾一棒！』這五條龍，翻雲使雨，那兩員將，播土揚沙，各執鎗刀劍戟，一擁而攻。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。這一場好殺：

兇魔施武，行者求兵。兇魔施武，擅據珍樓施佛像；行者求兵，遠參寶境借龍神。龜蛇生水火，妖怪動刀兵。五龍奉旨來西路，行者因師在後收。劍戟光明搖彩電，鎗

刀晃亮閃電虹。這個狼牙棒，強能短軟；那個金箍棒，隨意如心，只聽得挖扑響聲如爆竹，叮噹音韻似敲金。水火齊來征怪物，刀兵共簇繞精靈。喊殺驚狼虎，誼譁

振鬼神。渾戰正當無勝處，妖魔又取寶和珍。

行者帥五龍二將，與妖魔戰經半個時辰，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。行者見了心驚，叫道：『列位仔細！那龍神、蛇龜，不知甚麼仔細，一個個都停住兵，近前抵擋。那妖精幌的一聲，把搭包兒撇將起去；——孫大聖顧不得五龍二將，駕筋斗，跳在九霄逃脫。——他把個龍神、龜蛇，一搭包子又裝將去了。妖精得勝回寺，也將繩網了，抬在地窖裏蓋住不題。

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，斜欹在山巔之上，沒精沒采，懊恨道：『這怪物十分利害！』不覺的合着眼，似睡一般。猛聽得有人叫道：『大聖，休推睡，快早上緊求救。你師父性命，只在須臾間矣！』行者急睜睛跳起來看，原來是日值功曹。行者喝道：『你這毛神，一向在那方貪圖血食，不來點卯，今日却來驚我？』伸過孤拐來，讓老孫打兩棒解悶。功曹慌忙施禮道：『大聖，你

是人間之喜仙，何悶之有？我等早奉菩薩旨令，教我等暗中護佑唐僧，乃同土地等神，不敢暫離左右，是以不得常來參見。怎麼反見責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是保護，如今那衆星揭諦、伽藍並我師等，被妖精困在何方？受甚罪苦？」功曹道：「你師父、師弟，都弔在寶殿廊下；星辰等衆，都收在地窖之間受罪。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，却纔見妖精拿了神龍、龜蛇，又送在地窖裏去了，方知是大聖請來的兵，小神特來尋大聖。大聖莫辭勞倦，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！」

行者聞言及此，不覺對功曹滴淚道：「我如今愧上天宮，羞臨海藏，怕問菩薩之原由，愁見如來之玉像，纔拿去看者，乃真武師相之龜蛇五龍聖衆，教我再無方求救，奈何？」功曹笑道：「大聖寬懷。小神想起一處精兵，請來斷然可降。適纔大聖至武當，是南瞻部洲之地；這枝兵也在南瞻部洲盱眙山蠓城，即今泗洲是也。那裏有個大聖國師王菩薩，神通廣大。他手下有一個徒弟，喚名小張太子，還有四大神將，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。你今親去請他。他來施恩相助，准可捉怪救師也。」

行者心喜道：「你且去保護我師父，勿令傷他，待老孫去請也。」行者縱起筋斗雲，躲離

怪處，直奔盱眙山。不一日，早到，細觀，真好去處！——

南近江津，北臨淮水。東通海嶠，西接封浮。山頂上有樓觀，崢嶸，山凹裏有澗泉，浩湧。嵯峨怪石，粲秀喬松。百般果品，應時新。千樣花枝，迎日放。人如蟻陣，往來多。虹似鴈行，歸去廣。上邊有瑞巖觀，東岳宮，五顯祠，龜山寺，鍾韻香煙，沖碧漢；又有玻璃泉，五塔峪，八仙臺，杏花園，山光樹色，映蟾城。白雲橫不度，幽鳥倦還鳴。說甚泰嵩衡華秀，此間仙景若蓬瀛。

大聖觀玩不盡，徑過了淮河，入蟾城之內，到大聖禪寺山門外，又見那殿宇軒昂，長廊彩麗，有一座寶塔崢嶸。真是——

插雲倚漢，高千丈，仰視金瓶透碧空。上下有光，凝宇宙，東西無影映簾櫳。風吹寶鐸，聞天樂，日映冰虬對梵宮。飛宿靈禽時訴語，遙瞻淮水渺無窮。

行者且觀且走，直至二層門下。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，即與小張太子出門迎迓。相見敘禮畢，行者道：『我保唐僧西天取經，路上有個小雷音寺，那裏有個黃眉怪，假充佛祖。我師

父不辨真僞，就下拜，被他拿了。又將金鏡把我罩住，幸虧天降星辰救出。是我打碎金鏡，與他賭鬪，又將一個布搭包兒，把天神，揭諦，伽藍，與我師父，師弟，盡皆裝了進去。我前去武當山請元天上帝救援，他差五龍龜蛇拿怪，又被他一搭包子裝去。弟子無依無倚，故拜請菩薩，大展威力，將那收水母之神通，拯生民之妙用，同弟子去救師父一難！取得經回，永傳中國，揚我佛之智慧，與般若之波羅也。」

國師王道：「你今日之事，誠我佛教之興隆，理當親去；奈時值初夏，正淮水泛漲之時，新收了水猿大聖，那厮遇水即興，恐我去後，他乘坐生頑，無神可治。今着小徒領四將和你去助力煉魔收伏罷。」行者稱謝，即同四將並小張太子，又駕雲回小西天。直至小雷音寺，小張太子使一條楮白鎗，四大將輪四把錐鏢劍，和孫大聖上前罵戰。小妖又去報知，那妖王復帥羣妖，鼓噪而出，道：「猢猻！你今又請得何人來也？」

說不了，小張太子指揮四將，上前喝道：「潑妖精！你面上無肉，不認得我等在此！」妖王道：「是那方小將，敢來與他助力？」太子道：「吾乃泗洲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，帥領四大神

將，奉令擒你！妖王笑道：『你這孩兒有甚武藝，擅敢到此輕薄？』太子道：『你要知我武藝，等我道來——』

『祖居西土流沙國，我父原爲沙國王。自幼一身多疾苦，命干華蓋惡星妨。因師遠慕長生訣，有分相逢捨藥方。半粒丹砂祛病退，願從修行不爲王。學成不老同天壽，容顏永似少年郎。也曾趕赴龍華會，也曾騰雲到佛堂。捉霧拿風收水怪，擒龍伏虎鎮山場。撫民高立浮屠塔，靜海深明舍利光。楮白鎗尖能縛怪，淡緇衣袖把妖降。如今靜樂蟪城內，大地揚名說小張！』

妖王聽說，微微冷笑道：『那太子，你捨了國家，從那國師王菩薩，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？只好收捕淮河水怪，却怎麼聽信孫行者誑謬之言，千山萬水，來此納命？看你可長生可不老也！』小張聞言，心中大怒，鎗鎗當面便刺。四大將一擁齊攻。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。妖精公然不懼，輪着他那短軟狼牙棒，左遮右架，直挺橫衝。這場好殺！——

小太子，楮白鎗，四柄銀鎗劍更強。悟空又使金箍棒，齊心圍繞殺妖王。妖王其實

神通大，不懼分毫左右。狼牙棒是佛中寶，劍砍鎗輪莫可傷。只聽狂風聲吼，又觀惡氣混茫茫。那個有意思，凡弄本事，這個專心拜佛取經章。幾番馳騁，數次張狂。噴雲霧，閉三光，奮怒懷臆各不良。多時三乘無上法，致令百藝苦相將。

概衆爭戰多時，不分勝負。那妖精又解搭包兒。行者又叫：『列位仔細！』太子並衆等不知仔細之意。那怪滑的一聲，把四大將與太子，一搭包又裝將進去，只是行者預先知覺走了。那妖王得勝回寺，又教取繩細了，送在地窖，牢封固鎖不題。

這行者縱筋斗雲，起在空中，見那怪回兵閉門，纔按下祥光，立於西山坡上，悵望悲啼道：『師父啊！我——』

『自從秉教入禪林，感荷菩薩脫難深。保你西來求大道，相同輔助上雷音。只言平坦羊腸路，豈料崔巍怪物侵？百計千方難救你，東求西告枉勞心！』

大聖正當悽慘之時，忽見西方南上一朵彩雲墜地，滿山頭大雨繽紛，有人叫道：『悟空，

認得我麼？」行者急走前看處，那個人——

大耳橫額方面相，肩查腹滿身軀胖。一腔春意喜盈盈，兩眼秋波光蕩蕩。敝袖飄

然福氣多，芒鞋洒落精神壯。極樂場中第一尊，南無彌勒笑和尚。

行者見了，連忙下拜道：「東來佛祖，那裏去？弟子失迴避了。萬罪！萬罪！」佛祖道：「我此來，專爲這小雷音妖怪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多蒙老爺盛德大恩，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？何處精魔？不知他那搭包兒是件甚麼寶貝，煩老爺指示指示。」佛祖道：「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個黃眉童兒。三月三日，我因赴元始會去，留他在宮看守，他把我這幾件寶貝拐出，假佛成精。那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，俗名喚做「人種袋」。那條狼牙棒是個敲磬的槌兒。」

行者聽說，高叫一聲道：「好個笑和尚！你走了這童兒，教他誑稱佛祖，陷害老孫，未免有個家法不謹之過！」彌勒道：「一則是不謹，走失人口；二則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，故此百靈下界，應該受難。我今來與你收他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妖精神通廣大，你又無些兵器，何以收之？」勒彌笑道：「我住這山坡下，設一草菴，種一田瓜果在此，你去與他索戰。交戰之時，許

敗不許勝，引他到我這瓜田裏。我別的瓜都是生的，你却變做一個大熟瓜。他來定要瓜吃，我却將你與他吃。吃下肚中，任你怎麼在內擺佈他。那時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兒，裝他回去。」

行者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你却怎麼認得變的熟瓜？他怎麼就肯跟我來此？」彌勒笑道：「我爲治世之尊，慧眼高明，豈不認得你？憑你變作甚物，我皆知之。但恐那怪不肯跟來耳。我却教你一個法術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，怎肯跟來？有何法術可來也？」彌勒笑道：「你伸手來。」行者即舒左手，遞將過去。彌勒將右手食指，蘸着口中神水，在行者掌上寫了「一」字，教他捏着拳頭，見妖精當面放手，他就跟來。

行者攥拳，欣然領教，一隻手輪着鐵棒，直至山門外，高叫道：「妖魔，你孫爺爺又來了！可快出來，與你見個上下！」小妖又忙忙奔告。妖王問道：「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？」小妖道：「別無甚兵，止他一個。」妖王笑道：「那猴兒計窮力竭，無處求人，斷然是送命來也。」隨又結束整齊，帶了寶貝，舉着那輕軟狼牙棒，走出門來，叫道：「孫悟空，今番掙挫不得了！」行者罵道：「潑怪物！我怎麼掙挫不得？」妖王道：「我見你計窮力竭，無處求人，獨自個強來支持，如今

拿住，再沒個甚麼神兵救拔，此所以說你掙挫不得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怪不知死活，莫說嘴吃我一棒！」那妖王見他一隻手輪棒，忍不住笑道：「這猴兒，你看他弄巧，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？」行者道：「兒子，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！若是不使搭包子，再着三五個，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！」

妖王聞言，道：「也罷！也罷！我如今不使寶貝，只與你實打，比個雌雄。」即舉狼牙棒，上前來鬪。孫行者迎着面，把拳頭一放，雙手輪棒。那妖精着了禁，不思退步，果然不弄搭包，只顧使棒來趕。行者虛幌一下，敗陣就走。那妖精精直趕到西山坡下。行者見有瓜田，打個滾，鑽入裏面，即變做一個大熟瓜，又熟又甜。那妖精停身四望，不知行者那方去了，他却趕至菴邊叫道：「瓜是誰人種的？」彌勒變作一個種瓜叟，出菴荳答道：「大王，瓜是小人種的。」妖王道：「可有熟瓜麼？」彌勒道：「有熟的。」妖王叫：「摘個熟的來，我解渴。」

彌勒卽把行者變的那瓜，雙手遞與妖王。妖王更不察情，到此接過手，張口便啃。那行者乘此機會，一轆轤鑽入咽喉之下，等不得好歹，就弄手脚，抓腸崩腹，翻根頭，豎蜻蜓，任他在裏

面擺佈。那妖精疼得咬牙擦嘴，眼淚汪汪，把一塊種瓜之地，滾得似個打麥之場，口中只叫：『罷了！罷了！誰人救我一救！』

彌勒却現了本像，嘻嘻笑笑，叫道：『孽畜！認得我麼？』那妖抬頭看見，慌忙跪倒在地，雙手揉着肚子，磕頭撞腦，只叫：『主人公！饒我命罷！饒我命罷！再不敢了！』彌勒上前，一把揪住，解了他的後天袋兒，奪了他的敲磬槌兒，叫：『孫悟空，看我面上，饒他命罷。』

行者十分恨苦，却又左一拳，右一脚，在裏面亂掏亂搗。那怪萬分疼痛難忍，倒在地上。彌勒又道：『悟空，他也穀了，你饒他罷。』行者纔叫：『你張開口，等老孫出來。』那怪雖是肚腹絞痛，還未傷心。俗語云：『人未傷心不得死，花殘葉落是根枯。』他聽見叫張口，即便忍着疼，把口大張。行者方纔跳出，現了本像，急掣棒還要打時，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裏，斜跨在腰間，手執着磬槌，罵道：『孽畜！金饒偷了那裏去了？』那怪却只要憐生，在後天袋內哼哼噴噴的道：『金饒是孫悟空打破了。』佛祖道：『饒破，還我金來。』那怪道：『碎金堆在殿蓮臺上哩。』那佛祖挺着袋子，執着磬槌，嘻嘻笑笑，叫道：『悟空，我和你去尋金還我。』

行者見此法力，怎敢違誤，只得引佛上山，回至寺內，收取碎金。只見那山門緊閉，佛祖使槌一指，門開，入裏看時，那些小妖，已得知老妖被擒，各自收拾囊底，都要逃生四散。被行者見一個，打一個；見兩個，打兩個；把五七百個小妖，盡皆打死。各現原身，都是些山精樹怪，獸孽禽魔。佛祖將金收攢一處，吹口仙氣，念聲咒語，即時返本還原，復得金鏡一副，別了行者，駕祥雲，徑轉極樂世界。這大聖却纔解下唐僧，八戒，沙僧。

那猓子弔了幾日，餓得慌了，且不謝大聖，却就鰓着腰，跑到廚房尋飯吃。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，因行者索戰，還未得吃。這猓子看見，即吃了半鍋，却拿出兩鉢頭與師父師弟們。各吃了兩碗，然後纔謝了行者，問及妖怪原由。行者把先請祖師龜蛇，後請大聖，借太子，並勸勸收降之事，細陳了一遍。三藏聞言，謝之不盡，頂禮了諸天道：『徒弟，這些神聖，困於何所？』行者道：『昨日日值功曹對老孫說，都在地窖之內。』叫：『八戒，我與你去解脫他等。』

那猓子得食力壯，尋着他的釘鉞，即同大聖到後面，打開地窖，將衆等解了繩，請出珍樓之下。三藏披了袈裟，朝上一一拜謝。這大聖纔送五龍二將回武當，送小張太子與四將回蟻

城，後送二十八宿歸天府，發放揭諦伽藍各回境。師徒們寬住了半日，喂飽了白馬，收拾行囊，至次早登程。臨行時，放上一把火，將那些珍樓寶座，高閣講堂，俱盡燒爲灰燼。這裏纔——

無量無牽逃難去，消災消障脫身行。

畢竟不知幾時纔到大雷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